

往事
隨想

周作人



四川人民出版社

[267
225]

往事隨想

周作人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题字：谢季筠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杨 潮

责任校对：伍登富

往事随想·周作人

唐文一 刘 屏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电话：（028）6661236 6660527

[http://www. booksss. com](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mailto:scrmcbsf@mail.sc.cninfo.net)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9.375 插页 4 字数 218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729-0/I·708 印数：1-5000 册

定价：16.00 元

周作人，1885年1月6日生，祖籍浙江绍兴。原名周櫛寿，字星杓，号启明、起孟、知堂等。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家庭和环境的熏陶使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他1901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开始对文学进行探索，发表过短篇小说，并翻译了《天方夜谭》中的故事。

1906年周作人留学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五四时期，周作人积极倡导新文学，写了不少新文学运动理论建设的文章，具有广泛影响。他参加新潮社，参与组织发起文学研究会，起草宣言，组织语丝社，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骨干之一。

周作人从1922年7月起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1923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自己的园地》，后又陆续出版了《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等。他的作品既有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又体现了自己的风格特色，用别于他人的视角观察理解剖析社会。

周作人的创作后来渐渐转入恬谈、闲适的一类。这与他文风意趣和思维表达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20年代末至30

年代，他这种散文小品写作风格日趋成熟。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集子有《承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等。

抗战后，周作人留在北平，曾任伪职，刻下了一生中难以抹去的烙印。这一时期结集作品有《药堂语录》、《甘心苦口》、《立春之前》等。

抗战后周作人曾一度入狱，1949年保释。建国后他定居北京，翻译了一些日本和希腊等国的文学名著，还写作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研究介绍鲁迅的文章书籍。

60年代，周作人完成了著名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这部长篇回忆录对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进行了认真详细回顾，是一部很有份量的作品。这部作品1974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因患前列腺肿瘤在北京去世。

目 录

第一编 夏夜梦

夏夜梦·····	(3)
序言·····	(3)
一、统一局·····	(4)
二、长毛·····	(5)
三、诗人·····	(6)
四、狒狒之出笼·····	(7)
五、汤饼会·····	(9)
六、初恋·····	(11)
怀旧之二·····	(14)
关于《阿Q正传》·····	(17)
学校生活的一叶·····	(22)
娱园·····	(25)

《自己的园地》旧序·····	(28)
《镜花缘》·····	(31)
故乡的野菜·····	(34)
死亡默想·····	(37)
读戒律·····	(40)
乌篷船·····	(46)
村里的戏班子·····	(49)
志摩纪念·····	(52)
《花镜》·····	(56)
日本的衣食住·····	(60)
关于活埋·····	(69)
刘香女·····	(77)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章·····	(84)
怀废名·····	(88)
女人的禁忌·····	(94)
过去的工作·····	(100)

第二编 忆鲁迅

关于鲁迅·····	(107)
名字与别号·····	(107)
往南京·····	(109)
东京与仙台·····	(113)
再是东京·····	(116)
鲁迅与中学知识·····	(120)

鲁迅读古书·····	(124)
鲁迅与清末文坛·····	(129)
鲁迅的笑·····	(134)
《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136)

第三编 知堂回想录

知堂回想录·····	(141)
二、老人转世·····	(141)
八、书房·····	(144)
九、三味书屋·····	(146)
十、父亲的病(上)·····	(149)
十一、父亲的病(中)·····	(151)
十二、父亲的病(下)·····	(153)
十五、花牌楼(上)·····	(155)
十六、花牌楼(中)·····	(157)
十七、花牌楼(下)·····	(159)
三四、入学考试·····	(162)
三五、学堂大概情形·····	(163)
四一、老师(一)·····	(165)
四二、老师(二)·····	(167)
四八、祖父之丧·····	(169)
五一、我的新书(一)·····	(172)
五二、我的新书(二)·····	(174)
五三、我的笔名·····	(177)

五八、在北京（一）	(180)
五九、在北京（二）	(181)
七七、翻译小说（上）	(183)
七八、翻译小说（下）	(185)
八四、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188)
九二、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190)
九三、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192)
九四、辛亥革命（三）——范爱农	(196)
一〇三、故乡的回顾	(201)
一〇六、从上海到北京	(204)
一〇九、补树书屋的生活	(206)
一一〇、北京大学	(209)
一二八、每周评论（上）	(212)
一二九、每周评论（下）	(214)
一三五、在病院中	(217)
一三六、西山养病	(220)
一四七、语丝的成立	(224)
一五五、北大感旧录（一）	(227)
一五六、北大感旧录（二）	(230)
一五七、北大感旧录（三）	(233)
一五八、北大感旧录（四）	(236)
一五九、北大感旧录（五）	(239)
一六〇、北大感旧录（六）	(241)
一六一、北大感旧录（七）	(244)
一六二、北大感旧录（八）	(248)

一六三、北大感旧录（九）	(252)
一六四、北大感旧录（十之上）	(255)
一六五、北大感旧录（十之下）	(258)
一六六、北大感旧录（十一）	(263)
一七三、打油诗	(268)
一七七、元旦的刺客	(272)
一八一、先母事略	(276)
一八二、监狱生活	(282)
一八三、在上海迎接解放	(286)

第

一

编

夏夜梦

注事随想·周作人

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它复写在纸上，所以它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恶的扩大图。作成人生的“实物大”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余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

夏 夜 梦

序 言

乡间以季候定梦的价值，俗语云春梦如狗屁，言其毫无价值也。冬天的梦较为确实，但以“冬夜”（冬至的前夜）的为最可靠，夏秋梦的价值，大约只在有若无之间罢了。佛书里说，“梦有四种，一四大不和梦，二先见梦，三天人梦，四想梦。”后两种真实，前两种虚而不实。我现在所记的，既然不是天人示现的天人梦或豫告福德罪障的想梦，却又并非“或昼日见夜则梦见”的先见梦，当然只是四大不和梦的一种，俗语所谓“乱梦颠倒”。大凡一切颠倒的事，都足以引人注意，有纪录的价值，譬如中国现在报纸上所记的政治或社会的要闻，那一件不是颠倒而又颠倒的么？所以我也援例，将夏夜的乱梦随便记了下来。但既然是颠倒了，虚而不实了，其中自然不会含着什么奥义，不劳再请“太人”去占；反正是占不出什么来的。——其实要占呢，也总胡乱

的可以做出一种解说，不过这占出来的休咎如何，我是不负责的罢了。

一、统一局

仿佛是地安门外模样。西边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拥挤着许多人，都仰着头在那里细心的看，有几个还各自高声念着。我心里迷惑，这些人都是车夫么？其中夹着老人和女子，当然不是车夫了；但大家一样的在衣服上罩着一件背心，正中缀了一个圆图，写着中西两种的号码。正纳闷间，听得旁边一个人喃喃的念道，

“……目下收入充足，人民军等应该加餐，自出示之日起，不问女男幼老，应每日领米二斤，麦二斤，猪羊肉各一斤，马铃薯三斤，油盐准此，不得折减，违者依例治罪。

饮食统一局长三九二七鞠躬”

这个办法，写得很是清楚，但既不是平糶，又不是赈饥，心理觉得非常胡涂。只听得一个女人对着一个老头子说这，

“三六八（仿佛是这样的一个数目）叔，你老人家胃口倒还好么？”

“六八二——不，六八八二妹，那里还行呢！以前已经很勉强了，现今又添了两斤肉，和些什么，实在再也吃不下，只好拼出治罪罢了。”

“是啊，我怕的是吃土豆，每天吃这个，心里很腻的，但是又怎么好不吃呢。”

“有一回，还是只发一斤米的时候，定规凡六十岁以上的人应该安坐，无故不得直立，以示优待。我坐得不耐烦了，暂时立

起，恰巧被稽查看见了，拉到平等厅去判了三天的禁锢。”

“那么，你今天怎么能够走出来的呢？”

“我有执照在这里呢。这是从行坐统一局里领来的，许可一日间不必遵照安坐条律办理。”

我听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心想上前去打听一个仔细，那老人却已经看见了我，慌忙走来，向我的背上一看，叫道，

“爱克司兄，你为什么还没有注册呢？”

我不知道什么要注册，刚待反问的时候，突然有人在耳边叫道，

“干么不注册！”一个大汉手中拿着一张名片，上面写道“姓名统一局长一二三”，正立在我的面前。我大吃一惊，回过身来撒腿便跑，不到一刻便跑的很远了。

二、长毛

我站在故乡老屋的小院子里。院子的地是用长方的石板铺成的；坐北朝南是两间“蓝门”的屋，子京叔公常常在这里抄《子史辑要》，——也在这里发疯；西首一间侧屋，屋后是杨家的园，长着许多淡竹和一棵棕榈。

这是“长毛时候”。大家都已逃走了，但我却并不逃，只是立在蓝门前面的小院子里，腰间仿佛挂着一把很长的长剑。当初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随后却见在院子里还有一个别人，便是在我们家里做过长年的得法，——或者叫做得寿也未可知。他同平常夏天一样，赤着身子，只穿了一条短裤，那猪八戒似的脸微微向下。我不曾问他，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忧郁的却很从容自在的

站着。

大约是下午六七点钟的光景。他并不抬起头来，只喃喃的说道，

“来了。”

我也觉得似乎来了，便见一个长毛走进来了。所谓长毛是怎样的人我并不看见，不过直觉他是个长毛，大约是一个穿短衣的而拿一把板刀的人。这时候，我不自觉的已经在侧屋里边了；从花墙后望出去，却见得法（或得寿）已经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反背着手，专等着长毛去杀他了。以后的景致有点模糊了，仿佛是影戏的中断了一下，推想起来似乎是我赶出去，把长毛杀了。得法听得噗通的一颗头落地的声音，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杀掉的不是自己，却是那个长毛，于是从容的立起，从容的走出去了。在他的迟钝的眼睛里并不表示感谢，也没有什么惊诧，但是因了我的多事，使他多要麻烦，这一种烦厌的神情却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三、诗 人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当然是在梦中，）在街上走着搜寻诗料。

我在护国寺街向东走去，看见从对面来了一口棺材。这是一口白皮的空棺，装在人力车上面，一个人拉着，慢慢的走。车的右边跟着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一岁以内的孩子。她穿着重孝，但是身上的白衣和头上的白布都是很旧而且脏，似乎已经穿了一个多月了。她一面走，一面和车夫说着话，一点都看不出悲

哀的样子。——她的悲哀大约被苦辛所冻住，所遮盖了罢。我想象死者是什么人，生者是什么人，以及死者和生者的过去，正抽出铅笔想写下来，他们却已经完全不见了。

这回是在西四北大街的马路上了。夜里骤雨初过，大路洗的很是清洁，石子都一颗颗的突出，两边的泥路却烂的像泥塘一般。东边路旁有三四个人立着呆看，我也近前一望，原来是一匹死马躺在那里。大车早已走了，撇下这马，头朝着南脚向着东的摊在路旁。这大约也只是一匹平常的马，但躺在那里，看去似乎很是瘦小，从泥路中间拖开的时候又翻了转面，所以他上边的面孔肚子和前后腿都是湿而且黑的沾着一面的污泥。他那胸腹已经不再掀动了，但是喉间还是咻咻的一声声的作响，不过这已经不是活物的声音，只是如风过破纸窗似的一种无生的音响而已。我忽然想到俄国息契特林的讲马的一生的故事《柯虐伽》，拿出笔来在笔记簿上刚写下去，一切又都不见了。

有了诗料，却做不成诗，觉得非常懊恼，但也侥幸因此便从梦中惊醒过来了。

四、狒狒之出笼

在著名的杂志《宇宙之心》上，发现了一篇惊人的议论。篇名叫做《狒狒之出笼》。大意说在毛人的时代，人类依恃了暴力，捕捉了许多同族的狒狒猩猩和大小猿猴，锁上铁链，关在铁笼里，强迫去作苦工。这些狒狒们当初也曾反抗过，但是终抵不过皮鞭和饥饿的力量，归结只得听从，做了毛人的奴隶。过了不知多少千年，彼此的毛都已脱去，看不出什么分别，铁链与笼也不